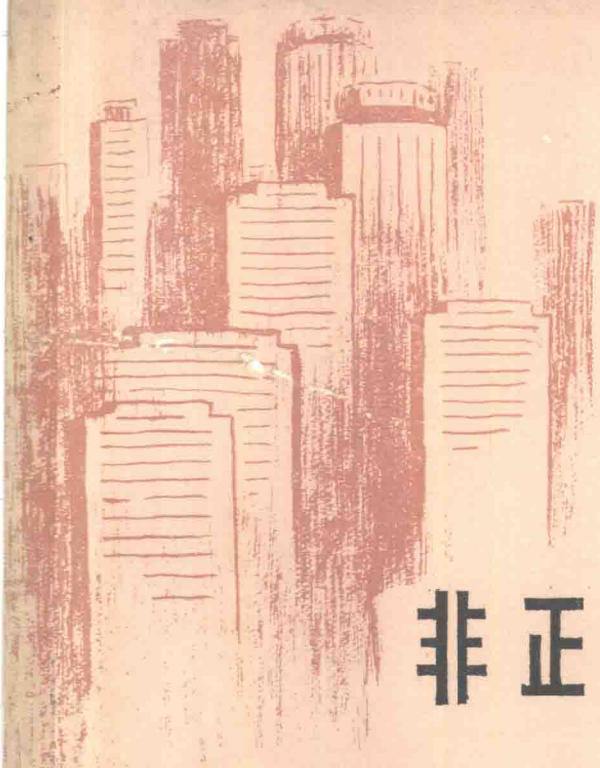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非正式谈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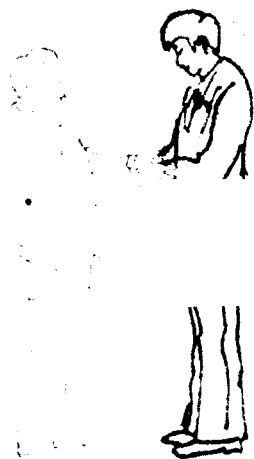
杨旭著

群众出版社



非正式谈判

杨旭



群众出版社

非正式谈判

杨旭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125印张 151千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63 定价：1.15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37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这本小说集，是从作者1965年前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作品中选出来的，真实绘出了两个时代的一幅幅动人画面。长征路上的老班长、机智勇敢的侦察兵、活泼可爱的小胖子马金豹、对不正之风敢怒敢言的李凤苓、默默无闻地为革命流汗一辈子的马建新、站在改革浪峰上的年轻厂长丁兆宗……一个个从历史的风雨里、从现实生活的漩涡中向你走来。他们给你带来眼泪，也带来笑声；时而使你痛苦，又时而令你快活。迫使你生活中的形形色色进行郑重的思索。

目 录

台湾来的“渔船”	(1)
金色的鱼钩	(16)
林中夜宿	(23)
管家人	(29)
将军考核记	(45)
一夜之间	(56)
两个坦克兵	(71)
一把战刀	(84)
敲锣鼓点的人	(96)
原则	(109)
凤辣子换房	(130)
非正式谈判	(143)
丁可句时代	(160)
各人头上一方天	(183)

台湾来的“渔船”

去年十月，我到某海港去领器材。事情才办完，突然接到这几天有暴风雨来袭的警报。怎么办呢？岛上正等着器材用，基地的首长决定我们当天就启程回岛。为了争取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赶回岛上，特地派了一艘海军小艇送我们。艇上配备了一部电台，以便随时和基地联系。

汽艇以每小时几十涅的速度飞驰着。就象一支利箭，从岸上发射出来，一直穿向海的中心。艇后吐出白色的浪花，象是在艇尾挂上了条长长的银链。

我们艇上六个人，各人在干着各人的事：驾驶兵在掌舵；无线电兵刘伯泉上士轻声地哼着曲子；老战士许志强拿着望远镜在了望海景；新兵张根奎坐在舱里摆弄他那新买来的渔具，入伍前他是太湖上的渔民，服役将近一年了，他还没有忘记老本行；还有一班长吴坤，他一上船就进入梦乡了。当时我的心情多少有些不安，担心在半路上遇到风暴。过了一会，其他同志也显然有些不安了。

许志强望着那碧蓝碧蓝的天空，一本正经地问张根奎：

“你说今天真会刮风下雨吗？”

“可能会。你看，海鸟一直绕着我们转呢！据老人说，海鸟绕着船飞，准要起风。因为风浪一起，人就会吐，海鸟就有了吃食啦！”

“哈哈！那今天这些鸟可是上当了。我们天天在海上的
人还能吐吗？”吴坤睁开眼，笑着插嘴说。

同志们正在谈笑着，突然，许志强把手里的望远镜一
扬，大声地喊起来：

“上尉同志，你看那边……象是一艘船！”

我接过望远镜一看，是的，的确有一艘船，在我们右侧
三千米处晃动。

张根奎说：“要赶紧通知他们归航，大风一来就危险了。”

吴坤又接上了口：“归航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们看，它正向东
南方行驶，单个的渔船怎么能向那边去呢？说不定是坏人！”

“我们靠上去看看，怎么样？”许志强这样提议说。

“对这可疑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？假如真是别有来历的
船只，能让它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过去吗？尽管我们人数不
多，可是我们还有六支枪哩！应该上船去看看……”我这样
想着，立刻命令上士与基地联系。

这时，小艇已减低了速度，大家都瞪眼望着我，驾驶兵
也在等待着我的决定，我焦急地等待着基地的指示。很顺
利，不到五分钟就联系上了。我便根据基地指示下达了命
令：“向右转，全速前进！人员作战斗准备，上船检查！”

小艇向右一转身，狂啸着直向那艘渔船驶去。

船愈来愈近了，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出，那是一艘只有百
来吨的渔船。船头上有“××水产—103”的字样。大家正看
着，渔船忽然停止不走了。船上有几个人在向我们招手。我
想，大概是一艘与船队失去联系的渔船。但是，仍然没有放
弃去了解一下的想法。

小艇和渔船相靠了，我叫上士留在艇上守护汽艇、器材、

电台，其余的人都带着武器跟我上了渔船。渔船上的十多个人都走上甲板来欢迎我们。船长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，约莫三十五岁上下，他操着山东口音，告诉我们：这船是属于××水产公司第四捕鱼队的，是三天前出的海，昨天夜里和船队失去了联系，现在正想返航，可是机器坏了。他说着，递给我们每人一支中华牌香烟，船员又为我们泡来了茶，真是招待得又亲热又周到，有两个船员还准备把烟、茶送到小艇上去。我正想劝阻，只听见上士在说话了：

“谢谢你们，我有任务，请你们别下来了。”

于是，我就忙着叫驾驶兵去帮助他们修理机器，又亲自检查了船上的证件。证件没有破绽，但是有几个情况却引起了我的怀疑：出海好几天了，为什么船舱里的鱼却只是那么点儿？而且船员又和常见的渔民有些不大一样？特别使我注意的，是捕鱼队的‘技术员’——一个很爱修饰的中年人，他穿了一件法兰绒的秋衣，嘴里衔了个烟斗，一直靠在船沿上，斜眼注视着我们的举动。

在我们转到机舱上面时，驾驶兵拿着一根油针出来，把我叫到一旁，低声说了几句话。这更增加了我的怀疑。我问船长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断了的油针已经很旧了，不像刚在机器上折断的。”

“那儿的话，……确实是刚损坏的嘛……”他陪着笑脸支吾地回答。我又紧接着问道：

“我不明白，你们与船队失去联系后，为什么还向东南方行驶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的罗盘并没有坏，……”

正说着，忽然从小艇上传来了上士的吆喝声：“站住，

不许动！”紧接着，又传来人的撕打声和铁器的碰击声。渔船上的船员们也都迅速的散开了，然而，我们的几支冲锋枪已先指向了他们，他们都惊慌地举起了手。站在甲板上的一个船员刚掏出手枪，就被吴坤的冲锋枪揍倒了。许志强两步窜到了船边，跃身跳下了小艇，紧接着张根奎也跳了下去。

我和吴坤立即搜查了船上的人，一共查出六支手枪。

这时小艇上的战斗也结束了，两个‘船员’被我们的人押了上来，张根奎提着方才被‘船员’破坏了的电台，也上了渔船。

经过搜查之后，‘船员’们都被安置在渔舱里，吴坤和张根奎就在那里警戒。

许志强把从船舱里搜查出来的东西堆成一堆，逐一点数：龙井茶叶一箱，中华烟三十听，各种罐头二十箱……真够阔气的！可是，电台呢？没有！我估计，船上是有电台的，为什么没有找到呢？难道是扔到海里去了，还是被他们藏起来了呢？……

一直为大家担心的事被证实了：我们的电台已经不能工作。上士从包扎着的头上取下了耳机，他那因出血过多而苍白的脸上，显得十分痛苦。他喃喃地说：

“上尉同志，我没有保护好电台。”他的话象是一个字一个字从心里弹出来的一样。

大家沉默着，这件事的关系的确太大了，与基地失去了联系，就表明已失去了得到支援的可能。如果发生更严重的敌情，或来了大风暴，就只有单独处理了。

“这事不能全怪你，我也有责任。这样吧，你先看看机

器是否能修理？再彻底搜查一下，把船上的电台找出来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与基地联系上。”我用安慰、鼓励的口气这样说着，心里实在很紧张。在军队里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象现在感到肩上如此沉重。在我们俘虏的‘船员’里面，说不定还有更重要的角色呢！可是现在无法遣送到海港去，也无法把事情告诉上级。

我走出船舱，海洋仍然是那么宽广，一眼望去，无边无沿，只有那一朵朵浮云，在天边游动。往常出海时，我常为祖国有如此辽阔的海洋而感到骄傲。现在，我却希望它小一些，更小一些，最好能一抬手就唤得应陆地。可是，海还是这样辽阔，一个波浪追逐着另一个波浪，似乎是在嬉戏游乐。它们怎能了解我的心情啊！

一个念头闯进了我的脑海：不能坐等，要与上级恢复联系，必须马上行动！争取在起风前到达岛上。可是，这只渔船怎么办呢？开着走，就必须设法修好它。我就和驾驶兵商量。驾驶兵告诉我：机器全部是好的，有油针就能开动。船上的油针一定是他们藏起来了！

我觉得不能再犹豫了，马上叫许志强把那个‘技术员’带进来，想从他那里摸摸底。

‘技术员’进来后，很随便地坐下了，那神情好象是我请他来作客似的。我向他交代了政策，劝他把化油器中的油针老老实实在地交出来。他摇了摇头说：

“机器上的事，我不懂，也不知道什么油针的事，只是在船不走时，才听说什么油针坏了。”

“船上谁管机器的事？”我板着脸厉声问他。“说，快说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为了掩饰窘态，他掏出打火机，点着烟斗，猛吸了两口，然后回答，“这个……船长……船长大概会知道的吧？”

我立刻叫许志强把‘技术员’押下去，然后又把船长带上来。

常言说：做贼心虚。敌人在干着偷偷摸摸的阴谋勾当，他总是害怕别人抓到事实的。当船长看到‘技术员’垂头丧气的样子，看到我严厉的脸色，终于吞吞吐吐交出了那枚油针。他说，他从前当过海盗，不久之前，他曾拿过台湾的特务机关的钱，也曾为他们收集过情报。这次趁风雨无常天气变化，伪装我们的渔船，想混过来探明前沿岛屿上国防工事的分布情形，或者抓几个渔民，收集些情报。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个‘技术员’——海军少校负责的，自己呢？不过是拿了钱，帮着他们干罢了。

从他的口供里了解了不少敌情，看来，他一方面想尽量开脱他的罪过，另一方面想以此取得我们的信任。但我觉得他还有些重要的情况没有谈，于是就开门见山地问：

“你们的电台在哪里？”

“发完了最后一份呼救电报以……以后……就……就把它扔到海里去了。”

“呼救电报内容是什么？”

“请求派炮舰来把我们带走，这只渔船是抗不住风暴的。”

难道真是为了风暴才呼救吗？这不明明是瞎话，我想现在不必揭穿他，也许他们当真向炮舰求过援呢！于是，我装着不相信的样子，突然站起来，厉声说道：

“得了，你别耍这一套。我知道，你这些全是假话。”

“不！不！这是真的。老总，有一句假话，就割俺脑袋。”说着说着他竟赌起咒来了。我断定，他并没有把全部真实情况都说出来；不过，一只汽艇要向他们靠拢的情况，他们是不会不向上级报告的。

因此，我决定在敌人的援兵到来之前，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

油针找到了，我们便把器材搬上渔船，把小艇挂在渔船后面，立即开船。

渔船紧拖着小艇，以最大速率行驶着。只要不发生变化，不到五小时就可以赶到我们岛子上的。

可是，还没行驶半个小时，我们突然感到一阵凉意，担任观察的许志强首先喊起来：

“起风了！”

我看了看表，还没有到预测的时间，但风却一阵紧似一阵，船也开始颠簸起来了。西南半壁天的乌云飞快地盖上来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披上雨衣，黄豆大的雨点就随着暴风斜劈下来了，大海也不示弱，它狂啸着，翻滚着，反抗着暴风雨的袭击。这时候，渔船和汽艇渺小得就象两片树叶，听任风浪的摆布，尤其是拖在后面的小艇，随时都有倾复的危险。渔船和小艇挣扎着向前行驶，发动机的轰鸣音，完全被风雨和海洋的吼声淹没了。大浪把船抛上去又抛下来。为了人和船的安全，驾驶兵放弃了固定方向的行驶，机动地对付着风浪，能避则避，能迎则迎。这样，我们实际上已失去了行驶的能力。

我走到舵楼里去。虽然披着雨衣，雨水却早已把我的军衣打湿了，天气转凉，使我禁不住打起寒颤来了。奇怪的是：驾驶兵的前额却冒出了一颗颗的汗珠。我不安地问：

“怎么了，你不舒服吗？”

“不，就是有点紧张……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情况呢，这样大的风，这样小的船……”

“可是现在真正懂得开船的，就是你一个人。”我镇定而严肃地说。

驾驶兵没有回答，显然，他并没有被严重的情况、艰巨的任务所吓倒。他完全懂得自己责任的重大，镇静地紧握着舵盘，专心一意盯着前方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浪涛高高地从船头上盖过来，打在舵楼和甲板上。“砰”的一声，舵楼正面厚厚的玻璃被打得粉碎，玻璃碎片打在驾驶兵脸上，把后腮都划破了，鲜血从脸上往下淌，他象擦汗水一样，不介意地擦了一下，赶紧猛转舵盘，迎住左侧来的浪头。

正在这狂风暴雨之中，上士兴奋地跑出了船舱，他雨衣也没有披，一面跑一面喊着：

“电台搜到啦。真刁滑，他们把电台藏在鱼堆里！”

我赶紧跟着他往后舱跑去，连绳子也顾不得拉了，心里真是有难言的高兴。

上士打开了机器，耳机里杂音很大，但还可以听得清楚：

“703，703，101呼叫你，海豹和海狗饿了，请在晚饭时喂它们。……703，703……”

上士把机器关上，说：“翻译出来是：海豹和海狗在寻

找你们，请在第三号波段同他们联系。”

“讯号的真伪鉴定过没有？”

“不会错，这是基地电台刘台长的声音。我一听就知道。”上士说。

“海豹、海狗？这是什么代号？”

“这是我们的两艘驱逐舰！”

啊！上级派舰救我们来了！一股暖流在我们的全身流过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激动。上士把波长调到第三号波段上，很快又找到了另一个讯号：

“……703、703，海豹呼叫你，我的位置在7354，听到没有，请回答。……”接着，又出来了一个讯号：“……我是海狗，我的位置在7650，听到没有，请回答。……”

我赶快打开了海图。啊！原来海豹离我们不远，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这里，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真是高兴极了，恨不得把上士抬起来，往上抛几下。

我们正在高兴地调整发讯机，忽然舱外传来了一声“站住！”象是许志强的声音。我放下耳机，往甲板上跑去。刚出舱门，就看见张根奎和许志强正和两个人撕打在一起。张根奎刚把一个家伙抛到海里，那个身材高大的海盗船长已从舱里出来向他扑去。紧接着第四、第五个人又从鱼舱里跳出来。我立即掏出手枪，还没有瞄准射击，就听得一阵“达达达”短促的射击。射击声里，那两个家伙倒下了。一个刚露出头的，就赶忙缩了回去。鱼舱里的人又安静下来了。

原来这一串子弹是舵楼里的驾驶兵打的。是他，把危急的情况缓和下来了。但是，在射击时他没有顾上舵盘，一个大浪从左舷打过来，船向右面猛倾着，海水从左甲板上打下

来，张根奎和海盗船长一起扭打着滚下海去了。

在这情况紧急的暴风雨中，派谁下海去援助张根奎呢？船上只有驾驶兵和我两个人能在这样的浪涛里游泳，然而，我们都没有权利离开自己的岗位。

“准备救生圈，系上绳索！”我对许志强说，自己就跑到船边去。

海水在翻腾着，吐着白沫。人，象是被海洋吞没了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我的心猛跳着，眼睛死盯着海面。难道张根奎不能回来了吗？我不相信事情真会是这样。张根奎从小在船上长大，在水里就象在陆地上一样，海不会那样容易地吞下他，那个老海盗也没有力量拖着他一起死去……二分钟过去了，时间真难过呀！我听不见风的啸叫，听不见海的喧哗。心房的跳动，象一把锤子在敲击我的胸口。我回头看看同志们，上士正呆瞪瞪地凝视着海水，而许志强，他的眼睛血红血红的，手里紧握着救生圈，几乎连喘气也停止了。

忽然，张根奎在离船十多公尺的地方冒出了海面。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也看不清到底是谁掐住了谁的脖子。许志强放下了冲锋枪，拿着救生圈，迅速往船沿跑去。我一把拉住了他：“你想干什么？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能眼看着他一个人战斗！”他大声吼着，挣脱了我的手，但我又更紧地抓住了他。厉声说：

“这是胡闹，你不会水，你下去能帮他什么？快把枪拿起来。”

我真难过，其实，我心里何尝不和他一样，想跳下去帮张根奎一手，当我想到了全船的责任，只得焦急而又痛苦地留在船上。

“放救生圈，船向右边靠。”我下了命令。

驾驶兵不顾横风的危险，来了个急转舵，船倾斜着向右边靠去了。

不一会，两个人又冒出了海面。他们仍然扭打在一起，这一次，我看见张根奎又掐住了对方的脖子，而老海盗则拼命地想推开张根奎的手，一个浪头卷过来，又把他们盖到水的下面。在第三次冒出海面时，只有张根奎一个人了。他离船只有七、八公尺。我们向他大声喊着：

“往这边游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”我心里轻轻地舒了口气，说：“真是好样的！”

尽管风、雨、浪一点也没有收敛，但张根奎还是不慌不忙地淌着水。看得出，他是在喘息一下，也是在等待接近渔船抓住救生圈的机会。渔船逐渐在向他靠拢过去，但连续来了几个大浪，把他冲到船后去了。不料张根奎却趁势向后游去，终于抓住了同志们扔过去的救生圈，攀着绳索，爬上了渔船。

我和同志们都迎上去慰问他，他似乎劲头还没有用尽，把身上的湿衣服整一整，挺有精神地说：“报告上尉同志：那个海盗喂了鱼啦！”

我很激动，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一场战斗刚平静下来，我们打开收讯机，那熟悉的讯号又传来了：

“……海豹呼叫你，我的位置在7351，请跟我联系……”
上士迅速地调整着机器，我接过了话筒：“海豹，海豹，703

回答，我们目前在一艘渔船上，位置在7262，请向我们靠近。”

发讯机上的小霓虹灯随着我的讲话而闪闪发亮。我不时的看看周围的同志，大家都愉快地微笑着，互相交换着喜悦的眼色。我一讲完，大家就催着上士打开收讯机。一会儿，讯号又出来了：

“703，海豹听到，我们正全速向你们靠近，请同志们坚持住。”

雨慢慢地小了一些，风却愈来愈紧了。船桅折断了，舵楼被打碎了，吹得破烂不堪。驾驶兵只好到后甲板底下的备分舵盘上去操纵。许志强对他开玩笑说：

“你这是撤离第一道堑壕。”

驾驶兵笑着回答说：“第二道堑壕一样战斗呀！”

忽然，前甲板上传来了张根奎的呼叫声：

“看！那是什么……军舰！……”

果真，在东南面海上，隐约看见了一团浓烟和一艘军舰的轮廓。

“不对，按计算海豹还要过40分钟才到呢！”许志强提出了疑问。

我马上做了肯定的判断：“这不是驱逐舰，而是浅水炮舰。而且来的方向也不对头。看模样是敌人的援兵来了。”

我立刻命令大家注意隐蔽，准备战斗！说着，又急忙打开了收讯机。

“……我是海豹，我在7256，情况怎么样，请回答。”

“海豹，703回答，7264海上发现敌人一艘浅水炮舰。”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激动得有点发颤了。

过了一会，收讯机上便传来了这样的声音：“同志们要